

历朝通俗演义（插图版）—— 民国演义Ⅳ

宣告北伐

许廑父 著



历朝通俗演义（插图版）——民国演义Ⅳ

宣告北伐

许廑父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许廪父 2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演义. 4, 宣告北伐 / 许廪父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4.7
(历朝通俗演义)
ISBN 978-7-5470-3121-6

I. ①民… II. ①许…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4433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8mm × 233mm
字数: 323千字
印张: 19.5
出版时间: 2015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周莉莉 杨博鹏
封面设计: 向阳文化 吕智超
版式设计: 范思越
ISBN 978-7-5470-3121-6
定价: 45.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010-57262361
传真: 010-88332248
E-mail: 200514509@qq.com
网址: <http://e.weibo.com/zhipinshuye>

常年法律顾问: 徐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5726236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10-572623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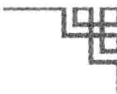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回	月色昏黄秀山戕命 牌声历碌抚万运筹·····	1
第二回	真开心帮办扶正 假护法军府倒楣·····	9
第三回	莫荣新养痍遗患 陈炯明负义忘恩·····	17
第四回	疑案重重督军自戕 积金累累巡阅殃民·····	24
第五回	赵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驰函劝吴·····	31
第六回	取岳州吴赵鏖兵 演会戏陆曹争艳·····	39
第七回	醋海多波大员曳尾 花魁独占小吏出头·····	46
第八回	澡吏厨官仕途生色 叶虎梁燕交系弄权·····	54
第九回	争鲁案外交失败 攻梁阁内哄开场·····	61
第十回	强调停弟兄翻脸 争权利姻娅失欢·····	70
第十一回	启争端兵车络绎 肆辩论函电交驰·····	76
第十二回	警告频施使团作对 空言无补总统为难·····	82
第十三回	唱凯旋终息战祸 说法统又起政潮·····	88
第十四回	徐东海被迫下野 黎黄陂受拥上台·····	94
第十五回	受拥戴黎公复职 议撤兵张氏求和·····	102

第十六回	围公府陈逆干纪 避军舰总理蒙尘·····	109
第十七回	三军舰背义离黄埔 陆战队附逆陷长洲·····	115
第十八回	离广州乘桴论时务 到上海护法发宣言·····	123
第十九回	失名城杨师战败 兴大狱罗氏蒙嫌·····	129
第二十回	朱培德羊城胜敌 许崇智福建鏖兵·····	136
第二十一回	发宣言孙中山回粤 战北江杨希闵奏功·····	142
第二十二回	臧致平困守厦门 孙中山讨伐东江·····	149
第二十三回	战博罗许崇智受困 截追骑范小泉建功·····	158
第二十四回	昧先机津浦车遭劫 急兄仇抱犊崮被围·····	167
第二十五回	避追剿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议和·····	175
第二十六回	吴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驰军袭大足·····	182
第二十七回	杨春芳降敌陷泸州 川黔军力竭失重庆·····	190
第二十八回	朱耀华乘虚袭长沙 鲁涤平议和诛袁植·····	197
第二十九回	救后路衡山失守 争关余外使惊惶·····	205
第三十回	发宣言改组国民党 急北伐缓攻陈炯明·····	212
第三十一回	下辣手车站劫印 讲价钱国会争风·····	221
第三十二回	大打武议长争总理 小报复政客失阁席·····	230
第三十三回	宴中兴孙美瑶授首 窜豫东老洋人伏诛·····	237
第三十四回	养交涉遗误佛郎案 巧解释轻回战将心·····	246
第三十五回	识巧计湘告大捷 设阴谋孙督出奇兵·····	257
第三十六回	失厦门臧杨败北 进仙霞万姓哀鸣·····	265
第三十七回	受贿托倒戈卖省 结去思辞职安民·····	273
第三十八回	假纪律浙民遭劫 真变化卢督下台·····	282
第三十九回	石青阳团结西南 孙中山宣言北伐·····	290
第四十回	筹军饷恢复捐官法 结内应端赖美人兵·····	300

第一回



月色昏黄秀山戕命

牌声历碌抚万运筹



上回书中说到李秀山巡阅使，因感于民国成立以来，军阀交哄，民不聊生，本人虽受北方政府委任，主持南北和议，却因双方意见，根本不能相容，以致和议徒有虚声，实际上却一无成绩，心中郁懣之极，不免常向部下一班将士，和巡署中幕僚们，吐些牢骚口气。凑巧为了撤换财政厅长，引起各界鸣鼓而攻，甚有停止纳税的表示，李纯益发懊恼异常。原来民国军阀中，李纯出身渔家，年轻时候，曾以挑贩鲜鱼为业，事业虽小，却比其他出身强盗乐户，推车卖药之辈，究有雅俗之判，高下之分。渔樵耕读，都是雅事，此李纯之所以为高尚也，说来绝倒。李纯生性忠厚，尚知爱国惜民，历任封疆，时经数载，也不过积了几百万家当，几百万犹以为少，是挖苦，不是恭维。比较起来，也可谓庸中佼佼，铁中铮铮的了。在李纯自己想来，各省军阀，何等横暴，怎样威福，多少人吃他们的亏辱，却都敢怒而不敢言，一般的有人歌功颂德，崇拜揄扬。本人出身清高，凡事不肯十分作恶，平心而论，总算对得住江南人民，江南人民得了我这样的好官长，难道还不算天大的福运？谁料他们得福不知，天良丧尽，为了一个财政厅长，竟敢和我反起脸来，函电交驰的，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这等百姓，真可算得天字第一号的狡民了。早知如此，我李纯就该瞧瞧别人的样，任心任意的，多作几件恶事，怕不将江苏省的地皮，铲低个三四尺，我李纯的家产，至

少也可弄他三五千万，难道这批狡民，还能赶上巡轅，把我咬去半斤五两的皮肉不成？他想到这里，愈觉懊恨不堪，恨到极处，不免有几句厌世议论，发生出来。几句空话，竟作老齐栽诬的凭据，是以君子慎言语也。人家听了，也只有再三劝慰，说什么公道总在人心，巡帅国家柱石，也犯不着和这批无知无识的愚民，去计较是非。这等说话，也算善于劝谏的了，无奈李纯生长山水之间，久执樵渔之业，谗而虐。倒是一个耿直的汉子，心有所恨，一时间排解不开，凭他们怎样开导，也只当作耳边风，并不十分理会。他那方寸之间，兀自郁郁不乐的，不晓要怎样才好。这时，衙门中人，和他家中几位姨太太，见大帅如此烦恼，也都怀鬼胎儿似的，谁也不敢像平时般开心取乐，只弄得衙门内外，威仪严肃，寂静无哗起来。

岂知天人有感应之理，人的念头，往往和天的施行，互相联合。那李纯心有感触，对人便说点厌世自杀的话头儿。列公请想，民国以来，只有残民自肥的军阀，岂有因公自刎的长官，万一真有其人，不但开民国史的新记录，也且替各省军政长官，保存一点颜面，管他死得值与不值，该与不该，谁还忍心批评他的是非得失呢？慨乎言之！然而这到底还是不易碰到的事情，李纯虽贤，究竟未必有此爱国爱民的热忱，作者立誓不打一句谎言。原来李纯之死，的确的确，有一重秘密的黑幕在内。虽然李纯因有自刎的谣传，得了个身后的盛名，但是大丈夫来要清，去要白，像李纯这等冤死，反加以自刎之名，究竟还是生死不明，地下有知，恐也未必能够瞑目咧。

按本书上回临了，说李纯自杀，原有许多物议，须待调查明白云云。如今在下却已替他调查得有点头绪，那些外面揣测之词，不止一种，实在都属无稽之谈，至于真正毙命原因，仍旧逃不出上回所说“妻妾暧昧之情，齐帮办不能无嫌”这两句话。缴应上回。列公静坐，且听在下道来。

上文不是说过，李纯因心中烦恨，常有厌世之谈。他既如此牢骚，别人怎敢欢乐，只有齐帮办燮元，因是李纯信用之人，又且全省兵权，在彼掌握，在情势上，李纯也不得不尊重他几分。那时大家都在恐怖时代，有那李纯身边的亲近幕僚，大伙儿对齐燮元说道：“巡帅忧时忧国，一片牢愁，万一政躬有些违和，又是江苏三千万人的晦气。大帅是执性之人，我们人微言轻，劝说无效，帮办和大帅交谊最深，何不劝解一言，以广大帅之意？不但我们众人都感激帮办，就是公馆中几位太太们，也要歌咏大德咧。”齐燮元听了，也自觉此事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于是拍拍胸脯子，大声

道：“诸公莫忧！此事会在變元身上，包管不出半天，还你一个欢天喜地的大帅。当为转一语曰，包管不出半天，还你一个瞑目挺足的大帅。诸位等着听信罢！”變元说了这话，欣然来见李纯。李纯因是變元，少不得装点欢容，勉强和他敷衍着。變元也明知其意，却黻着李纯说：“大帅多日没有打牌，今儿大家闲着，非要请大帅赏脸，顽个八圈。”说着，又笑道：“不是變元无礼，实在是大帅昨儿发了军饷，變元拜领了一份官俸，不晓什么道理，这批钞票银元，老不听變元指挥，非要回来侍候大帅。昨天晚上整整的闹了一夜，累得變元通宵不曾安眠，所以今天特地带了他们来，仍旧着他们服侍大师。大帅要不允變元的要求，變元真个要给他们闹乏了。”却会凑趣。几句话，凑上了趣儿，把个李纯说得哈哈大笑，也且明知變元来意，在解慰自己，心中也自感悦，于是吩咐马弁，快请何参谋长、朱镇守使等人过来打牌。马弁们巴不得一声，欢欢喜喜的分头去请。一时，果把参谋长何恩溥、朱镇守使熙二人请到。说起打牌的话，二人自然赞成。这时，早有当差们将台子放好，四人扳位入座。这天，因大家意在替李纯解闷，免不得牌下留情，处处地方尽让着三分，哄孩子似的，居然把这位大帅，哄得转忧为喜，转怒为欢。可见厌世是假。他们打的本是万元一底的码子，到了傍晚时分，李纯已赢了两底有余。八圈打完，壁上挂钟，的打了九下，大家停战吃饭。饭后，李纯还有余兴，便说：“我是赢家，照例只有劝你们再打的，不晓大家兴致如何？”三人自然一例凑趣。變元还笑说：“大帅已经把我的部下招回去伺候自己，难道还要招点新军么？”李纯也笑道：“中央已有明令，各省停止招兵，我们怎敢违抗呢？放心罢！要是我再想扩充军额，你们大可以拍几个电报，弹劾我一个违令招兵的罪状咧。”以中央命令为谑笑之资，尊重中央者果如此乎？几句话，说得大家又是一笑。何恩溥见李纯又说到国事上头，深怕惹起他的恨处，忙着用话支吾开去，一面，催着入席。大家这才息了舌争，再兴牌战。这一场，大家因李纯赢得够了，不愿再行让步，苦苦相持的，打了几圈。李纯却稍许输了一点，他便立起身来，瞧着他的秘书张某，正在写字台上，批什么稿咧，便笑着招手说：“这个时候，还弄什么笔头儿，快来替我打几圈罢！”张秘书只得搁笔而起，代他打牌。

李纯先在一边瞧着，后来见他拿的牌，不甚得手，便不看了。却觉肚子有点发痛，于是丢了牌局，独自一人，向上房走去，想到他最心爱的大姨太春风那边去大便。从此大得方便矣。谁知他命该告终，经过三姨太秋月房间时，猛然一阵笑声，从秋

月房中出来，趁着那微风吹送，透入李纯耳鼓，十分清澈明白。李纯不觉大动疑心，连肚子中欲下犹含的一大泡大便，也缩回肠中，趣甚。竟忘了自己作什么进来了。于是蹑着手脚，索性走近秋月房门口，靠着门缝儿里，向内一瞧。果不其然，他那三姨太太拥着一个男子，厮亲厮热的，正得趣咧。李纯这一气，才是非同小可，难为他急中有智，猛记得秋月的房，有一道后门，平时总不上门的，不如绕道那门进去，看这奸夫淫妇，往哪里逃。心中如此想，两只脚，便不知不觉的，绕到后门，轻轻一推，果然没有门着。李纯一脚跨了进去，却不料门口还蹲着一个什么东西，黑暗头里，把李纯绊了一下，一个狗吃屎，跌倒在地。这一来，不打紧，把里面一对痴男怨女，惊得直跳起来，异口同声的唤道：“李妈！李妈！”原来李妈正是秋月派在门口望风的人，方才绊李纯一交的，便是这个东西。她因望风不着，得便打个盹儿，此之谓合当有事。做梦也想不到这位李大帅，会在她打盹头里，跑了进来，恰巧又压在自己身上，一时还爬不起来。比及秋月赶过来看时，才见李纯和李妈，滚在一处，兀自喘吁吁地骂人。秋月惊慌之际，赶着扶起李纯，李纯也不打话，顺手把她打了两个耳光，又怕奸夫逃走，疾忙赶到前面，才见那男子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一手提拔信任极专的一个姓韩的韩副官。说时迟，那时快，韩副官正在拨开门闩，想从前门溜去，后面李纯已经赶上，大喝一声：“混账小子，往哪……”说到这个哪字，同时但听砰的一声，可怜堂堂一位李巡阅使，已挟了一股冤气，并缩住未下的一团大便，奔向鬼门关上去了。涉笔成趣，妙不可言。李纯既死，这韩副官和秋月俩，只有预备三十六着的第一着儿，正商着卷点细软金珠，还要打发那望风打盹的老妈子。韩副官的意思，叫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送她一弹，也着她去伺候伺候大帅。倒是秋月不忍，还想和她约法三章，大家合作一下。韩副官急道：“斩草不除根，日后终要受累，我们行兵打仗，杀人如草芥，一个老婆子，值得什么，不如杀了干净。”勇哉此公！说着，更不容秋月说话，又是砰砰的两枪。这一来，才把一场滔天大祸，算闯定了。

本来李纯的上房，都做在花园之内，各房相离颇远，可巧这天又刮着大风，树枝颤舞，树叶纷飞。加以空中风吼，如龙吟虎啸一般，许多声浪，并合起来，却把韩副官第一次枪声遮掩住了。那时候，他们大可以安安静静的，一走了事，偏偏要把无辜的老婆子，一例收拾，继续的发了两枪，这真是胆大妄为，达于极点。凑巧给外面一个马弁听见了，这马弁却又是齐帮办手下的人，此马弁当是老齐元勋。因夔元和李纯

交情最密，本来穿房入户，都不避忌的。他见李纯进去，久不出来，未免心存疑惑，便也拉了一人代打，自己想到他上房去瞧瞧。这时花园中风云正黯，月色依稀，他那贴身马弁，忙取出手电筒照着，在先引路。这韩副官枪毙老妈的第二声，却先进了马弁的耳朵，不觉大惊住脚，回转身对燮元说道：“帮办可听见么？这是枪声啦！”燮元相距较远，又被树木遮住，却也隐隐听得，似乎有点怪响。听了这话，忙问：“你听清楚，这是哪儿来的声音？”马弁引手遥指道：“那是大帅三姨太房子，枪声是从这边出来的。”燮元听了，也是他福至心灵，忙喝住马弁：“不许多说，端的机警。跟我来！”又道：“带了咱们的手枪没有啦？”马弁回说：“带着呢。”燮元更不说话，向着秋月房，急急趲行。到了门口，就听见里面一阵历碌声音，燮元早闻李纯几位姨太，只有此人不妥，却还不明白奸夫是谁，此际心中雪亮，喝命马弁，拿手枪来。马弁依言，送上手枪，燮元吩咐他守住前门，自己握着手枪，也从后门而入。他是胸有成竹的人，自然不慌不忙的，蹑脚而入。可笑那一对男女，正在收拾细软，预备长行，忙得什么似的，绝不防背后有人暗算，连着那支行凶的手枪，也丢在李纯尸身上面，并没放好。燮元眼快，一进门，就瞧见室中死着两人，一个正是英名威望，李纯封英威将军，嵌英威二字趣而刻。坐镇江南的李大帅秀山将军，由不得心中一悲一喜。悲是应分，喜从何来？

且慢！作书的自己先要扳一个错头儿，实在那时候，齐帮办也到了生死荣辱关头，老实说，只怕他那心中，也未必再有这等悲喜念头儿，只见他跳出床前，一手擎住手枪，直指韩副官胸中，冷笑一声，说：“好大胆，做得好大事！”这一来，才把一对男女，惊得手足无措，神色张皇，两个膝盖儿，不知不觉地，和那张花旗产的大红彩花地毯，作了个密切的接合，只一跪字，写得如此闹热，趣极。不住的向燮元磕起头来。那秋月究竟是女子性格，更其呜咽有声，哀求饶命。燮元见此情形，不觉心中一软，真乎？假乎？低声叹道：“谁教你们作死？我看了你们这副情景，心里又非常难受的。也罢，我是一个心慈脸软的人，横竖大家都出名叫我滥好人儿，说不得，再来滥做一次好人，替你俩掬起这个木梢来罢！”二人巴不得这一句，两颗心中，一对石头，轰的一声，落下地去。正在磕头道谢，只见燮元又正色道：“且慢！你俩要命不难，却须听我调度。胸中已有成竹。我叫你们怎么说，你们就得怎么说，要你们怎样办，就得怎样办，舛错了一点，莫怪我心硬。那其间，只怕我都要给你们连累呢，

哪能再顾你们哪。”二人听了，不约而同的公应一声。燮元把手枪收了进去，喝道：“还不起来，再缓，没有命了。”二人忙又磕了几个头，急忙起来。燮元把前门开了，放进那个马弁，附耳吩咐了几句。怕老韩掉皮也。又对韩副官笑说：“拿耳朵过来！”韩副官依言，听燮元悄悄说道：“不怕有人来么？韩副官回说：“已经三姨太太打发出去，一时不得进来。”秋月房中，安得如许时没人进出，着此一笔，方设漏洞，文心固妙，然事实亦必如此。燮元啐了一口，因附耳说道：“如此，如此。”又对马弁道：“你帮着韩副官，赶快把事情办好，就送韩副官出去，懂得么？”马弁和韩副官都答应晓得。燮元又指那老妈子说道：“人家问起她呢，你们怎么回答？”韩副官忙道：“那容易，只说大帅自尽的当儿，老妈子为要阻止他，大帅一急，就将她先杀了，这不完啦。”燮元点头称赞道：“怪不得人说风流人的思想，比平常人深得多呢。”比骂他还凶。韩副官听了，不觉脸上又是一红。燮元又再三叮嘱不要误事，方才从从容容地，缓步而出，仍旧回到牌场上，叫过一个马弁，又悄悄吩咐道：“如此这般。”布置完备，想了想，没有什么事了，于是安安静静的，仍回原位打牌。

打到一副，蓦听得人声鼎沸，合署喧腾，来了！来了！燮元心中禁不住弼弼乱跳，入情入理。其余诸人，却都大吃一惊。入情入理。正待查问，那喧哗之声，已自远而近，各人耳鼓中，都已听得明明白白，是大帅自杀的一句话儿。燮元听了，猛可地把自己面前一副将和未和的万子清一色，都牺牲了。绝大的牌，已经和出，区区清一色，何足留恋？顺手一掳，立起身嚷道：“了不得，真个做出来也！”妙语妙笔，语是机警语，笔是传神笔。说着，自己首先引导，带着众人，赶进内室去，才到半路，就有李纯的当差接着，回说：“大帅已经归天，尸身在三姨太房内呢。”燮元带着大众又赶向三姨太房，早见房中黑压压地已站满了一屋子的人，有署中职员，有上房的太太、姨太太、奶奶、小姐，并一班马弁当差丫头老妈子，有纷纷猜论的，有伏尸大哭的，闹得个声震檐壁，人满香闺。燮元跨步上前，见了李纯尸身也禁不住一阵伤心，嚎啕挥泪。那李纯的正室太太，手中拿着一大张纸头，上面写着许多七歪八斜潦潦草草的字儿，哭得泪人儿似的，交与燮元手中，说道：“齐伯伯！你瞧瞧，这上面说点什么？”燮元一瞧，只见一片模糊，也没有几个字可以辨识，大略瞧了一遍，便大嚷道：“大家静一静儿，大帅还有遗言咧。”众人听了，果然鸦没雀静的，静听无哗。

燮元大声道：“大帅的字，很不容易辨清，大概这是他神经错乱之故，如今将大意宣布一番罢。大帅的意思，是说：‘国事如此，自己身为封疆大吏，一点不能救正，现在南北相持，各走极端，中央派他做和议代表，也是一无结果，无心做官，更无颜处世，因此决心自杀，派燮元暂代巡阅使督军之职。以上是宾，此下是主。一面请张秘书拟稿，向中央保举燮元继任。至于遗产办法，大帅另有支配清单，除提出半数，分给太太和二大人及各位姨太外，以半数作南开大学基金，及直隶赈灾之用。’做死人家产不着。大帅遗言，已尽于此，只有派燮元代理继任的话，燮元委实万分惭愧，但既蒙大帅相知之雅，委托之殷，自当以地方大局为重，暂时担任维持，并盼各同人家协助办理，莫丢了大帅身后的颜面，和殉国的苦心，才是正理。”说得如许冠冕，此公才不可及。说话时，不但署中僚属，陆续到齐，还有几位镇守使师长，如陈调元、朱春普等一班儿，也俱赶到。此外却有齐帮办的手下军官，都全副武装，带领兵士们，霎时布满了署内署外，和上房花园等处。尽在如此这般中。据说是齐帮办的参谋长，闻信派来，防备意外之事的。这等用兵，也可谓神速之极了。句中着眼，却说得刻薄。

当下大众听了齐帮办宣布的遗嘱，有深信不疑的，有心领神会的，间有少数怀疑的人，见齐帮办和几位军界领袖，都十分相信，他们又怎敢不信。下一敢字，句中有眼。于是又请三姨太太说明经过情形。尽在如此如此中。那三姨太是苏州妓院出身，娇声曼气，带泪含悲的，说：“是大帅进来大便，何尝大便，简直未便。大便过后，坐在奴的床上，忽然朝奴滴下泪来，奴是再三再四的问他咧，谁知大帅一味伤心，总不说话，倒把奴急的没法安慰，奴想去报告太太哩，大帅又说，不许奴去，奴还有什么法子呢，连用几个奴字，真有娇声曼气的一种肉麻相，可谓绘声绘影之笔。只眼睁睁瞧着大帅，大帅忽然命奴拿出纸笔，写了这么一大篇，奴又不认得字，知道他写的什么呢？奴又不敢问他，只坐在一边闷想。如今奴想起来，奴可明白了，原来大帅为要写这东西，怕别的姊妹们，都是读书识字的，怎能由他舒舒齐齐的写呢，可不寻到奴这识字的地方来了。”众人听了，都点点头，唯有齐帮办更摇头晃脑子的，表示赞许之意。深刻。正是：

山木自寇，象齿焚身。

恫哉李督！死不分明。

不知三姨太还有什么宣市，却听下回分解。

李督头脑，较清于其他军阀，所行各事，亦未必十分贪横，乃惨遭横死，死尚被诬，此有心人所为长太息也。然佳兵不祥，不戢自焚。民国以来，蜀有军阀而得好结果者？与其害国殃民，遗臭千古，尚不若死于风流为之愈。人悲李督之遇，吾则谓同一不终，此尚差胜。

第二回



真开心帮办扶正

假护法军府倒楣



却说三姨太太秋月，又对众人说道：“大帅写完了字，奴又到后面解手去了。一个为大便而死，一个以小解送终，相映成趣。谁知道他会走这条绝路儿呢！当时奴只听得李妈叫一声，大帅要不好了，奴本是提心吊胆的，一听这话，倒把奴急得手都解不出来了，正待问哩，就听大帅骂了一声，蠢东西，谁要你管。同时就听得砰的响了一声，已经把奴吓得胆都碎了。奴可来不及盖马子儿，拉了裤，趣极。就赶去看时，不道李妈已经躺在地下，奴只叫得一声啊呀，险些把裤子都掉下地来。趣而刻。才定了定神。啊唷，奴的天哪！谁道大帅更不怠慢，立刻又把枪机一扳，他！他！他！就阿唷唷！传神之笔。奴回想起来，真个说都不敢说下去了。”说到这里，三姨太太赶着，赶着妙。逼紧了喉咙，一个倒栽葱，跌在李纯身上，哀哀大哭起来，还说：“早晓得大帅这等狠心，奴是抵拚给你打死，老早请了太太过来了，奴也不致吃这等大惊慌了。”众人听了，料道没有什么可疑的了，也不便多嘴多舌的。于是由齐帮办宣布，人死不可复生，大帅身系东南安危，我们该赶紧商量，维持后事，电告中央，派员接替，注重在此。然后商量办理丧事。此言一出，大众一哄退出，齐到西花厅开起善后会议来。对于李纯自刎一案，至此却先告一段落。综计自韩副官行凶，至齐帮办设计，众人共听遗嘱为止，前后不过四五个钟头，却也办得细密周到，无懈可击。赞

美一笔更妙。列公请想，这齐帮办的手腕，可厉害不厉害呢。

李纯死后，经全体幕僚和军界同胞，并家属代表，大开善后会议。到了次日午后，便是民国九年十月十二日，省长以下各官，和省议会的议长、议员，地方士绅，不下数百人，得了信息，陆续晋署探问，当由齐帮办会同何参谋长、齐省长，暨家人等，公同发表李纯遗书，并电报等，共计五件，兹为照录于下：

（一）致齐省长耀琳、齐帮办燮元

纯为病魔所迫，苦不堪言，两月以来，不能理事，贻误良多，负疚曷极。求愈无期，请假不准，卧视误大局，误苏省，恨己恨天，徒唤奈何。一生英名，为此病魔失尽，时有疑李督患梅毒，不能治愈，痛苦万状，而出于自杀者，即从遗书中屡言病魔，推想出来，其实于情理不合。尤为恨事。以天良论，情非得已，终实愧对人民，不得已以身谢国家，谢苏人，虽后世指为误国亡身罪人，问天良，求心安。至一生为军人，道德如何，其是非以待后人公评。事出甘心，故留此书，以免误会，而作纪念耳。李纯遗书。九年十月十日。

（二）致全国各界

和平统一，寸效未见。杀纯一身，爱国爱民，素愿皆空。求同胞勿事权利，救我将亡国家，纯在九泉，亦含笑感激也。李纯留别。十月十一日。

（三）关于身后的希望

纯今死矣，求死而死，死何足怨？但有三种大事，应得预先声叙明白：（1）代江浙两省人民，叩求卢督军予嘉大哥，维持苏浙两省治安，泉下感恩。（2）代苏省人民，叩求齐省长，望以地方公安为重，候新任王省长到时，再行卸职。（3）苏皖赣三省巡阅使一职，并未受命，叩请中央另简贤能，以免贻误。四江苏督军职务，以齐帮办燮元代理，恳候中央特简实授，以维全省军务，而保地方治安。叩请齐省长、齐帮办及全体军政两界周知。李纯叩。十月十一日。

（四）致齐帮办及皖张督军

新安武军归皖督张文生管辖，其饷项照章径向部领，如十月十一日恐领不及，由本署军需课，代借拨二十万元接济，以维军心，而安地方。关于皖省，可告无罪。此致皖张督军、苏齐帮办查照办理。十月十一日。

（五）处分家事遗嘱致伊弟李桂山中将

桂山二弟手足：兄为病魔，苦不堪言，常此误国误民，心实不安，故出此下策，以谢国人，以免英名丧尽，而留后人纪念。兹有数言，挥泪相嘱：（1）兄为官二十余年，廉洁自持，始终如一，祖遗财产及兄一生所得薪公，并实业经营所得，不过二百数十万元，存款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隶灾赈，以减兄罪，以四分之一捐助南开大学永久基本金，以作纪念。其余半数，作为嫂弟合家养活之费。钱不可多留，须给后人造福。（2）大嫂贤德，望弟化为待遇，勿忘兄言。（3）二嫂酌给养生活费，归娘家终养。（4）小妾四人，每人给洋二千元，交娘家另行改嫁，不可久留，损兄英名。（5）所有家内一切，均属弟妥为管理，郭桐轩为人忠厚，托管一切，决不误事。（6）爱身为主，持家须有条理，尤宜简朴，切嘱切嘱。兄纯挥泪留别。九年十月九日。

列公看了这几封遗书，须要明白，李纯死后，韩副官一人一手，怎么做得出如此长篇文章？当然这都是一班有关系的大人先生，禀承齐帮办意旨，在事后编撰出来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了。雪亮。再则其中还有许多说话，或和昨夜燮元所说不同，或竟为燮元所未曾道及，那也是斟酌情形，临时增改而成，本来难逃明眼人的洞鉴。入情入理。只有一桩，不能不替他下一个注脚，原来李纯的三省巡阅，本是自己向中央要索而得，后因江西督军陈光远，有“宁隶鄂省，不附李纯”的宣言，皖省张文生也有反抗李纯的表示，因此迟迟疑疑，未敢就职；而且也是李纯满口厌世的主要原因。现在李纯既死，论资格物望，和军队实力，除了齐帮办，无第二人。燮元当李纯初死之时，就对众宣称：“李大帅委他暂摄巡督两篆，并有电恳中央予以实授”的说话，但这是他一时的野心，想由师长帮办的衔头，一跃而为督军兼巡阅，真可谓志大言夸，而不顾利害的蠢主意。贪多嚼勿烂。

岂知李纯死耗发表之后，燮元虽持李纯遗言为升官的利器，而外面空气却十分紧张。不但把李纯遗嘱置之不理，并且还想趁此机会，要求废督，东也开会，西也集议，纷纷攘攘的，电请中央，大有不达目的不休之势。只这半天工夫，就接得许多不好的消息。齐燮元志在进取，已非朝夕，自然处处周备，着着设防。各方面消息，都是非常灵速，一边稍有风声，他这里也早得了报告。这时外面情形，尤其在他特别注意之中，更加多派侦探，四处八方的秘密探访，所以一到午前，就得了许多报告。燮

元这才晓得出位之思，过分之望，是靠不住的。全国野心家听者！这才赶紧设法，先把遗嘱中代理巡阅一事，一笔勾销，却专从督军入手，待到根深蒂固，脚步站稳，然后再作进一步的计划。这是他心中的盘算，至于对外一方面，自己先实行代握军篆，并为见好邻封起见，赶紧把新安武军的军饷，尽先借拨；同时怕同事中尚有不服，趁着李纯治丧机会，施出全付拉拢手腕，和他们联络得如兄如弟，莫逆异常。

这时江苏共有七镇守使，论资格，也有比燮元更老的，但燮元新和直派联络，得了帮办位置，又加了上将衔，老实说一句，分明就是一个副省军，正死副继，自是正理。而且近水楼台，措置早妥，别人未必弄得过他，加以中央接到电报，已准李纯遗言，复电令燮元代理督军，有此许多原因，同时燮元又卑词甘言，转相俯就，大家也就没有法子，只好忍着一口气，尊他一声齐督军罢了。燮元得此机会，中心欣悦，不言可知。所不安者，只怕自己毛羽未丰，中央不肯实授，却不知中央对于此事，亦正煞费踌躇，当时为安靖地方，维持秩序起见，虽已电令燮元代理督军，同时苏人争请废督，甚嚣尘上，这等人民意思，原不在政府心目之中，所最难的，倒是一般有苏督希望的人，好似群犬争骨，哄然而起。十年来省政易人，未有不生骚扰者，中央威信失堕，此亦一大原因。有主张靳总理云鹏南下督苏，仍兼三省巡阅，而以周士模组阁，无奈老靳本人，并不十分愿意，此时全国军政大权，非曹即张，总统不过伴食而已，还是云鹏因和双方有亲戚关系，曹、张都还给一点面子，他说要做，别人果然不能侵夺，他如不愿，别人自更不能勉强。于是舍而求次，则有王士珍、王占元、吴佩孚、陈光远等，论资格以王士珍为最老，论实力以吴佩孚为最盛。占元、光远，各有地盘，亦非志在必得。王士珍老成稳健，不肯再居炉火，做人傀儡，所以数人之中，仍以吴佩孚一人，最为有望。可巧吴佩孚，此时正因奉张气焰日盛，心不能平，且自皖直开战，直方竭尽全力以相扑，奉军不过调遣偏师，遥为声援，而所得军实，反比直方为多，尤其使他愤恨，这还关于公事方面。最令佩孚难堪的，因前在保定会议，佩孚自恃资格才力，足以代表曹锟，侃侃争论，旁若无人，张作霖几乎为他窘住，因仿着《三国演义》袁术叱关羽的样儿，说他：“人微言轻，不配多讲。佩孚心高气傲，哪里耐得这等恶气？总因自己的主帅曹三爷，正在竭意和他交欢时候，不得不作投鼠忌器之想，暂把一口恶气，硬硬的咽了下去。但是这等怨毒，深印心胸，再也无法消灭。民国以来，许多战事，总因权利意气而起。所以直皖战后，他就着着布置，作直奉